四書續談

讀書非考辨之難考

聖言有所發明之難

為世詬病閻百詩論稍醇實四書釋地

海內翕然宗之顧其書主考地閒及書

義仍多未合如論古人不徒瑟曾點侍

坐鼓瑟時亦歌師弟言志而旁以聲

亂之有是理乎子路宿石門為夫子出
遊遣歸視家孟子遵海濱而處海濱
即王者以教不到非讀書人語以齊人
伐燕孟子史記不合欲強移十年湊
合不知闕疑而力詆孟獻子為權奸其不
畜聚斂邀結民心同陳氏厚施大學不過

節取其言即西河狂背不至丗讀孔孟書
在深求聖賢本旨而會其理之所歸成
見所不執尤不容用其私見學博咸君
先有四書偶談之刻行海內已三四十年
茲復為續談益讀書多則疑生日究心
於聖賢則新意日出要所創獲發前

人未發仍於涵泳大文得之引述經書亦灼見得失而斷之以理議論不必曲附紫陽而未始有西河百詩專事博辨矜己爭勝之失內編不離集注外編自為說猶前例噫其心之虛而書之慎也歟

嘉慶己卯六月愚弟陳中孚頓首拜撰

自敘

余讀書頭白愈讀而疑愈甚衛輒拒父三綱絕矣夫子屢至受其公養弟子六不禁往仕陳蔡危亾之國夫子何取往反其地且在陳數年治魯三月當有文武寔政一番大作用僅見隳郈出甲究竟郲終於未隳子路之死算不得勇又算不得忠

不得其死予先料之何故聽之武王未受
命邑姜元后歲數當不甚懸果太公女
歸周時太公已老安得此少女爲世子配
武王亦不宜遲至此始婚以云繼配先配又
誰夷齊讓國丕德何減太伯而孔孟言夷
齊凡十餘處無一語及讓國豈事近好名
不足稱耶抑本無其事耶去聖已遠書

又燔於秦火聖賢事蹟皆傳聞而非實見左傳史記所載都不類於聖人家語孔叢子等僞書益無論已馬鄭解論語多不可曉前世如張禹孔光更不知何說尚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黑何若曰黮然緌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學者之於聖人猶瞽者也其於縞然黮然意揣之耳

豈真知黑白哉俗儒問經天高於俗人曰予雖不知猶近之於我聖人一天也孰知其高取證於史傳先我以為俗人差近矣自天視之其去俗儒也幾何不知則疑疑則思問而問於何聞惟日就所讀書悉之熟之往之復々叩心而求之忽若有得而疑以釋忽又疑生而向之非所得展轉於

中不能自默此余既有偶談而又有續談特以其疑爲天下献必有能破我癥結者不然此四書者童而習之者也而又煩予之哓哓不已哉

嘉慶已卯六月七十八老人鶴泉戚學標書於四明月湖書院

參校及門姓氏

徐錫堯　敬夫　鄞縣　史義任　賡隱　鄞縣
周址　配基　鄞縣　范紳　垂仲　鄞縣
陳彭烈　啓人　鄞縣　黃如憲　朝謨　黃巖
袁杰　蕙塘　鄞縣　孫漆　之膠　鄞縣
瞿瑨　英白　華亭　虞士喬　式南　慈谿
陳沂　曾浴　鄞縣　范續　嬰叔　鄞縣
洪寅　可如　鄞縣　張晟　性葊　鄞縣
何蘭洲　九畹　鄞縣　林鳳翰　鳴岡　鄞縣
周椿　靈一　鎮海　吳傳鍇　美三　鄞縣
周官　東溪　永嘉　鍾棠　沛園　鄞縣

李飛英 雲腶 黃巖 周肇璜 守澄 臨海
趙九杠 枚林 鄞縣 張景豪 雨亭 鄞縣
鄭清長 季馨 吳縣 張萱 芙卿 鄞縣
李世潢 冰初 鄞縣 陶炗 覽軒 鄞縣
胡宗俠 是同 鎮海 唐濟 雲帆 蘭溪
袁筠 文亭 鄞縣 顏基 禮約 鄞縣
周珪 品塘 臨海 朱衡 允鑒 玉環
董鏞 薇雪 嵊縣 王祖焯 蔣巖 浦江
蔣焜 淇園 錢塘 周翰 璠溪 臨海
黃明膺 位堂 象山 劉燦 星若 鎮海
姚德綸 芸軒 黃巖 毛化成 鶴峰 太平

姓名	字	籍	姓名	字	籍
呂　鎔	宕觀	鄞縣	金培林	研山	鄞縣
張　嶙	翰齋	鄞縣	戴德英	星若	鄞縣
盛　炘	象中	鄞縣	吳維新	觀瀾	鄞縣
章　旭	瀛士	寧海	戴　溥	文如	仁和
陳永清	心秋	天台	李霞房	東麓	太平
樂原汭	景韶	鎮海	張　璇	伯璣	奉化
紀名魁	士瀛	鄞縣	李丙照	呂煜	鄞縣
王允中	兆嘉	鄞縣	水　梁	二牀	鄞縣
史積誥	鳳章	鄞縣	趙九標	寶樹	鄞縣
秦廷俞	賡唐	鄞縣	顧啓聖	雪樵	鄞縣
李　淮	友江	鄞縣	陳世炯	癡生	鄞縣

陳斯權　與可　鄞縣　　曹權之　介堂　鄞縣

凌文彪　伯塤　鄞縣　　邵棠　蓂庭　鄞縣

邱大櫰　梯青　鄞縣　　錢如蓮　社荷　鄞縣

李厯堉　偉人　鄞縣　　鄔汝鯤　廣千　奉化

郁本燮　元度　鄞縣　　范邦柱　玉庭　鄞縣

章棐　竹筠　鄞縣　　董九江　水香　鄞縣

應渠　荊水　鄞縣　　張其慎　允恭　鄞縣

四書續談內編上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學而章

學以為君子而已悅樂不問何慍之有首節見聖人憤樂相尋次節諸賢侍側子樂三節為不慍不尤俱夫子即身示教義極正大章法自然不在三不亦作一例為前編增一解

其為人也章

有子以世犯上作亂者累累君子病之法禁刑威人卒

不敗成一不仁之天下孰是其爲仁者由不明本治也試詳世人有孝弟者斷無此犯亂事便知本治所在以孝弟率之孝弟化之本立道生天良共發天下安有不仁者其爲人也其字及犯上作亂二者字皆就天下人舉示君子亦指主治立教者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皆此章注脚 君子務本本字對下仁字看又即下句道字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本末是一路上事論先後近遠不論小大精粗君子有天地民物之責何一不當務却有本在對面說壞豈仁不當爲耶

爲人謀句

儒者不與外事此必宜爲謀之人伐國不問仁人定亦事所應謀就己而謀固以忠待也進取爲示所向紛難爲决所疑盡己是忠視人如己即恕

敬事而信三句

信主令於民者言愛人泛說每句皆然宜指慎刑省民財重民命惜民力皆政之大使民不止蒐苗獮狩

汎愛衆二句

少年豈令汎交衆即就傅同學仁則其中質性之厚者

賢賢易色四句

此賢是名望過人行事異衆賢賢爲欽重愛慕俱不在學問上說不然尊師取友尚謂未學耶甘食悦色人之

情如好好色可悅目皆是不定、女色大抵此四句用心在賢與君父朋友均是一片至性激發無所慕效易色由旁人見得如此、己不知也、餘亦然、斷語在下、四句尚是序、

君子不重節

此節重敬、而則字層遞而下明不重之弊相因而至、先揭學字反似重下層看深固字并涉到忠信、

慎終追遠

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餘同檀弓、追遠連慎

終言是一串事親之終即遠之始也不能不遠者勢不忍其遠者心反哭練祔皆所以致其追之之誠不待後來霜露之感也講家皆不知有喪葬即遠之義

求之與

外臣初至欲有効於人國不知其政得失緩急是虛來此邦向人訪問或見君陳請皆所謂求子禽固不謂有諂媚也聖門識見有高下說來仍自有體

父在章

重在第二句三年無改即父沒之行也三年無改終身不改可知云三年者父沒居喪之制也雖非賢父無不訓子以義況明曰父之道豈可不守父沒之久人子欲

有所自見、或見時勢異、先便不能無改、今三年如一日、是父没如未没也、添出如其當改、何待三年、及欲改緩至三年之後、於大文父之道、先抹煞、且語待斡全、則如言繼志述事、豈無有志之非、事之失、亦當繼述者乎、父在句、只引起次句、不必深論、

禮之用章

和節皆活字、非呆字、泥定一節說和、一節說節、則大文何以不言無節、云不以禮節耶、盖貴有和者知所用也、不以禮節者、不知所用也、和者不迫促、能節以禮也、知和而和者、涉流蕩、不以禮節也、是以君子貴知用禮、禮亦天理人情、體用一源、和即在嚴中、非體嚴而用和、

禮之本和推原言之、和為貴、嚴非所貴、重用而輕體、說不去矣、由字上根用字、下起行字、斯為美明其貴也、先王之道即禮、不必又於禮外推出道來、　和為貴、禮如是也、知和而和、則於禮外求和、禮意全失、故當以禮節之、使其知禮之和、不失之嚴、不失之泰、所以用之為貴、仍是繳足上節說成、以嚴節之非、以禮節之、又分上節和、下節嚴更非、　惟以禮節故和、不以禮節、則似和非和、用是此章眼目、節尤用字骨幹、

為政以德章

以德對居所、只是不動、政者動機、不動則靜、象未嘗不為而不見為之迹、德握其樞耳、衆星之共、所謂不動而

變、南面而治、位在北、北辰以譬君位、有星無星非所

論、聖人爲萬世君人立教、不成開口便道至人無爲、

以德兼安勉、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德立乎政之先、貫乎

政之内、以字方不空、

詩三百章

詩固緣思而作、然玩注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則並不就作詩者言、思卽性情之發、注以性情代思字、

正緣此恐人悞解也、貞滛正變之別、焉得無邪、並錄

教人一勸一懲、同使人歸於正、則詩之爲用耳、愼思讀

詩、尤非章意、就三百中揭出一言、本與詩無與、得此

使聖賢以詩垂教之旨、萬世若揭、逐章逐句求之、言愈

多而無益也曰字提示不容畧過、

道之以政章

由政刑而德禮治道一層進一層得效自一步深一步、兩節遞講道政齊刑皆新民之事德禮則新民之止至善也餘見前編、

七十而從心節

聖人安得矩外另有欲亦無不踰外更有從下三字以證明上句所欲何矩是也不踰見心之從從容而中懸說從心所欲便非、

孟懿子章

言及葬祭問當在僖子沒後其母泉邱人女僖子使助

遂氏之造者或偕嫡存、懿子於所出不無過奉、故又有生事以禮語、

吾與回言章

私是藏脩之地、如今書室、對講坐爲私、非師友不到處考驗學問爲師之事、非他人不省、獨省回、若不能遽信啓發是就所言用功、或見之論著、或省時論答了了、雖亦微之作止距與言不久、未遽應事接物偏主力行、疑不然也、或解私作隱微慎獨、則意之乍萌、未便是行、獨知獨覺發不發於何省之、首句與言、及中間退省、特紀先後異時耳、

視其所以三句

此三句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本載周書中大戴采出之

多見闕殆

殆字頗難解凡好立同異輕視生死任性而偏處已過峻經傳中所載如鬻拳兵諫宋公立姪逐子伯姬待傅衛急兄弟爭死尾生抱柱而洩冶過分之事即不得禍非心所安又不能全說他不是所以置闕

大車無輗二的

車轅一大車二轅輗在其端以為用力之地車軛二大車一軛輗在軛上貫轡使牛不出小車之軛即轅一轅而兩服馬駕於外與大車之二轅牛在其中者別轅前為頭以持衡衡上平而軏下曲衡上有采以為飾軏下

有環以貫轡、衡在軛上、軛在衡下、　軏轅前横木、或說即衡也、輿後横木曰軫、式前横木曰軓、轅前横木曰衡、轅身自軓前微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轅縱而若梁、鈎衡處謂之軏、本即轅之頸、一曰軏即衡別名、

以雍徹

周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並不言所歌何詩、小雅徹在鼓鐘送尸之後、止及諸宰君婦相繼、辟公天子穆穆、疑正祭之詩、非徹時所用、徹者歌雍、朱子本漢儒之注、別無所據、總之胡亂僭用、不必天子祭廟始以雍徹

林放問禮之本

覩下所答、本字不必深說、只言古人禮不空設、制一禮

必有其禮之自起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先概言後證實不專在一人說　其爭也三字宜坐實勝負所在不爭是甘居人下失古人序賢勸能之意然始終以揖讓行之勝者不矜負者不怨說不得他不爭又說不得爭爭者小人之事在君子到底是君子無所爭只消一語繳足專歸到首句煞尖語勢

或問禘之說章

同一禘或言時祭或言大祭言時祭者據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而周官祠禴嘗烝與小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合四祭皆無禘異時祭大祭當別名不

宜亦稱禘其謂大祭者大傳云不王不禘緯書三年而一祫五年而一禘若然中庸何與嘗並稱春秋且累書不已私以祭非一名亦無大別第禘順陽氣有發爵賜服之事魯人喜之故每舉稱禘如烝嘗亦宜歲舉終春秋止嘗一見烝二見禴祠並無之豈其不舉即禘是循其常爲時祭盛其禮即爲大祭而亦不定名禘春秋或書有事或書大事注者均以禘解之禘非大祭之定名可知矣其祭一廟無羣廟亦非有一定如祫爲重祭而又有時祫此豈關名之輕重乎中庸明乎禘嘗之義云云與此一例禮意深遠禘嘗皆然特因問禘言禘不必定五年一舉之祭爲難知也至禘始祖所自出以始祖

配之及禘祫大小成王無賜魯重祭事前人論之已詳

明曰不知也必詳考典制推論仁孝誠敬之本則知又孰過於此　兩章一嘆誠意之衰一言禮意深遠魯禘非禮俱非所論

獲罪於天

天雖以理言然百神所受命正指其監臨下有赫者言於小人尤警切

周監於二代章

二代未嘗不文周監之乃極其盛若周末無事不苟簡則文之衰矣其所謂文非文也故夫子思從周　郁本字爲戫有文章也

鄹人

左傳襄十年聊人紇注、正義、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本杜文十五年下人以告注卞邑大夫與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之稱新築人同例、鄹即聊、亦作陬在魯南近郊有巫城孔子還轅所息也

夏后氏以松四句

曰字、專為以栗作解夏殷松柏、特為周栗作引原、置不解、松之為容柏之為迫、豈容添說、

有反坫二句

反之義為覆賓主飲畢、舉爵覆於坫上、非先取爵於坫反歸其處明堂位反坫出尊、坫所在稍出尊前、泥一反

一出、殊失其解、又與崇坫疏、所並稱天子廟飾、蓋因朝覲時有宴享、特設此坫廟中、備反爵之用、非行饗、其坫仍存、故為廟飾之一、大夫無兩君好會、安得室制有此、所以與臺門旅樹同譏、誤認臨時燕設、并撰出齊伯諸侯必私覿管仲、仲饗之家、儼然兩君、何尚論反坫有無謬妄莫甚於此

儀封人

向據周禮證封人與守土不同、然春秋官職不盡如周制、觀祭仲稱祭封人、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似不皆下位、封人或無守儀、或儀其采邑、

木鐸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則用之野總之以警衆

謂武

今詩以於皇武王一篇為武煌煌九奏無聲歌止一章七句之理宣十二年楚子言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曰卒章非詩之全可知又述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卽今賚一章六句又言武有七德疑詩有七篇酌桓賚般均為武後人亂其次并失其全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樂曰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當時已患失傳况後儒編次哉樂記出漢人所云發揚蹈厲及病不得其衆皆由夫子未盡善之辭附

俞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蓋極贊其美善其未盡善非夫子莫能識、

仁者安仁二句

對上處境安字不須深看、仁不仁上下相對、仁知不分二人特就仁更推其知耳、利順也、利於所往莫非仁也、於靜見仁之安於動見知之利、日處約樂之中、但見仁不見約樂斯大異於不仁者耳、他處仁知分德性安勉此不必、

造次

即左傳隱四年注草次之期、謂旅處野間造草字通就

本字解則造為趨造之造次為次舍之次即行止二字、

無適也三句

一意於行以行為義一意於不行以不行為義皆自附於君子欲近而反遠欲合而反離者也、

小人懷惠

易於寬說與上懷刑欠針對感知已而以身殉戀私恩而忘禍及如聶政之於嚴仲子蔡邕之於董卓俱是放不過惠字、

不患無位二句

常說要人看位輕聖人却要人看位重位之字於人立也無才立不上無節立不住無所倚傍不為俯仰乃確

見能立立德立功尚不是本文正面 上句跌起下句非爲干祿者下砭

公冶長

左傳襄二十九年有公冶慽季氏之欺不取其邑以冕服爲非德賞盖志節之士魯語作季冶韋昭注季氏之族公冶當是字非名後以字爲氏然則長亦魯宗

以其兄之子妻之

爲孔子異母兄孟皮之女見檀弓者孟皮有子曰蔑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夫子有婦之喪盖九女之一 又有孔璇常侍左右記言亦子姓之屬

賜也何如章

何如一問自恐無成再問何器慮所成之小總見賢者虛心深自考驗瑚璉非誇許之示以成就可觀用是益進不可自餒　貴重不容自褻華美更難自晦雖言外之意亦當知一自考所長一極口稱許聖賢有此教學乎

瑚璉也

再細思瑚璉即簠簋異名三禮圖受俱一升瑚如簠而平下璉如簋而下銳盖亦木爲之說文有槤無璉明堂位四璉陸氏本作連瑚經書或即用胡今字皆从玉俗本所改注云飾以玉不云全是玉然則即貴重華美其爲貴重華美幾何盖言其爲廟堂用猶云廊廟才耳不

專在麄形質論

子使漆雕章

謂開才可仕不屑小成夫子悅其志篤而大若出意外真夢語也子之使開以學無體用明德當新民成已須成物欲其求仕之理非有官可做使做也開言新民成物正求其理若於未信非置仕度外子喜其不負所期三句乃一串事斯之信大小皆宜未信何一而可說成師弟各向如不相知者又分才與志不同甚非所取

千室之邑三句

就所聚居徵邑之大所統人民土田之多宰治不易若向千室考求則今大村落猶數倍之百乘亦就釆入明

為大家奉君率下無庇家事俱宰老之責不在百乘計算否則仍是治賦兼說則可　周官無邑亦無邑宰主其事即宰上外宰下内宰

汝與回也章

夫子只問學之所得孰淺孰深不講到品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就數論多寡確是兩下比較判然處聞一知十講到貫通於事徹首徹尾明白則止了得一事始終反不及賜之知二又如賜未能自首至尾明白并算不得知一何有知二始終直看彼此横看說最誤人只在數上論知之有多寡學之異淺深也

我不欲人章

亦欲無三字中有多少强制多少做點在非所及已顯然言下

孔文子章

文王周公之文皆真學問論學問即德行在其中文子素行何一是此中人并亦不能博雅善文辭所以有何以謂文之問　無論學之淺深問之宜否但即其斂好不恥觀之與士大夫驕矜粗戾氣象無一毫儒雅者相懸以故得謚為文於文子生平自不相礙擡重學問者失之　當日太史定謚羣臣集議既不欲加之以惡又別無可美文字殆費斟酌衆論翕服　一字為謚原該不得生平就一節得其似亦美惡不嫌同辭

子謂子產章

行已事上不關國之大小時之盛衰此章論人品不論治道故時風也俱非正論恭字粘行已本身說接物謙遜推言事上不專君上卿執政居已之上又小國之卿當大國大夫韓宣趙孟皆為上也惠字根養來有實政在卑說猛以濟寬失之　左傳子產為穆公孫史記以為成公少子不知成公亦穆公孫子產自簡元年見傳史記卒於聲公五年為魯定十四年在朝安得七十年之久當依傳卒於魯昭二十年歷相簡定獻聲非核實之言

臧文仲居蔡

春官龜人凡取龜攻龜入於龜室龜室何櫝是也櫝是器故春秋傳曰作虛器山節藻梲以爲櫝飾注藏龜正指櫝言其藏櫝之室可推見

令尹子文節

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寧不是仁只就其念念有君何敢懷喜怒計新舊立論見得忠處要只是盡心所事若微箕之忠何仁如之舊令尹根已字稼書先生謂政是子文自謂然先乎子文者莫非舊有得有失以告即是不分物我專就自身說轉滯當無之　三仕猶云三任仕已俱指令尹言非子文一已即放廢田野不令在朝三字宜活看只是一人之身用否不定必求子文一身實

事則柳下三黜、秦伯三讓、安得經書皆確有實證耶、

陳文子節

傳言慶氏將作難、文子謂子、吾其何得、又以所得之木屬子慎守、其不能脫然於十乘可見、清只善其不污於亂、王充言猶吾大夫高子也、盖魯論崔或作高、崔邑名非氏、疑即高之別、

季文子章

夫子所論皆非同時、何於文子三思、獨著子聞之三字、誰言而誰傳之、其出於季氏當日侈張其祖、藉以自掩不能有為之過顯然、子以思不過再、必思之不已、將無事可行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未有可不計成敗者、

思理不厭詳、思事不容過、殆非道理之言、

與朋友共二句

朋友均得用之非一人也用之多、敝所固然、敝而後見得共無憾見得真與共下句足上句、粘一朋友說非是

朋友信之

非老非少、皆朋輩也信之盡天下朋輩、以誠孚矣、老少既竟說朋友亦不得槩若同志同道之人夫子有不信而待志乎與朋友共、亦如是看、

季氏使閔章

閔子非絕意仕進并義不臣季氏費經累叛遠難更化執政者徒欲藉已鎮撫實非能用已之人故其辭婉而

意決觀私論長麻未嘗不留心國是而家語載閔子為
費宰問政事則王肅偽書原不足信痛詆季氏以仕權
門為辱何以處由求諸賢

在陋巷

巷非即屋有違巷鄭風傳里塗是也有窮巷爾雅孫注
舍後道是也廣雅閻謂之衖衖即巷荀子儒效篇儒者
隱居窮閻即窮巷　此與飯疏飲水衣敝緼袍一例皆
假設之辭不必實事

將入門

軍出有人於門望其出軍入有人於門望其入獨言之
反是敗軍先入之反獨後時必有於門誇其殿者故之

反云云非於此時尚故作徘徊將入門由門上人見之記者叙之如此　考據家皆以此役僖有師次於雩門之外右師從之語入門爲雩門又以爲稷門異名按稷門魯城正南門僖公高之又名高門齊女樂文馬陳於魯南高門即此雩門則南城也西門西臨雩水公子偃自此竊出犯宋師沂水出尼山西北亦經此門外舞雩在焉安得混而爲一又此役齊人及清爲今濟南府之長清縣戰日右師奔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泗爲魯城北水齊之來及禦之俱在城北師入宜亦在北門不宜轉繞至南門而入之反所入宜是爭門一名淨門有池在焉其郭即子駒之門長狄僑如埋首

處有池因須鞭馬而過馬見水則畏也然則師次雩門何曰傳上明云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為己徒卒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軍自南來故須次此以聽遣調右師從上有五日字魯人怯戰軍謀未定久駐遷延有之五日後臨戰之期豈猶在雩門乎

又按傳云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云後入以為殿則殿在入後其入乃陣門非國門故須抽矢射敵若殿歸入城則與傳全不合策馬可矣抽矢何為疑所記誤細思傳本是讀者誤後入二字斷以為殿者人矜之也抽矢策馬下則之反謙而答之之辭如是論語傳兩通抽矢者鞭在御手取矢代鞭示

欲速、此清之役也、然清齊地、未及魯境、戰則在魯郊、傳師及齊師戰於郊、後傳云、為郊戰故是也、檀弓云、戰於郎、孔疏云、郊頭近邑、

質勝文章

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物相雜而成章、經緯交錯自然之理、所以得均、文質偏主、正患在不肯雜耳、雜豈淆亂之謂哉　野史皆指人言、方對君子、　田野官府、體制不同、說野全鄙陋、史全浮薄、是一全無文、一全無質、非勝也、　忠信不得訓此處質字、忠信豈患其勝、恐近愚忠愚信、忠信又焉得有愚、

先難而後獲

德成業立、仁者分內獲字宜看好、仁者用心所當為、其效自至難獲先後旁人看得非存心如此　大易處處言利、中庸九經亦言效功利未便是私、誤認董子之言、諱言獲則非矣

齊一變章

齊政以人更、魯政以人息、變齊須改制、變魯但行法此其異也、以習俗人心言、禮教信義互有失得、未見魯之必勝於齊　責成之款、動之必須一變是難辭但須一變是易辭

如有博施章

子貢淼重博濟輕仁、盖以仁道大、必民衆盡被或得謂

之、夫子亦不是仁外、另推聖謂、若講博濟何但仁之謂必仁之極而為聖、猶應未盡、仍是說仁不說聖、看下直接夫仁者語意了然、　仁從博濟求愈遠而難亦於人己觀其通而已、立達即施濟之事、博衆亦即人之推量未能遽盡道宜知所從是固有方也　方即矩、欲立二句好惡之公近譬絜矩之道天下平則博濟之功庶以成矣、

述而不作章

重述字不作輕、信尤重於好、觀注自明、次句乃首句注脚、非推原也、作莫備於古、可信可好、何煩更作、已信好欲天下後世共信好、焉得不述、就作者之意推明之述

也、恐留後人之疑、刪定之使作者之意益明、亦述也、老彭其前事也、

默而識之

古旂幟之幟、銘志之志、皆即識字、說文、識常也、謂旂常、後人多失其解、幟字後添、志則假借用之耳、衆中標識使耳目不亂、器上有識、俾睹記不忘、皆在明顯處默識則心專所向、如常在前、更不待明顯爲然矣、 心中所默知向、猶傳云衷之旗也、兼此義始備、

子之燕居章

說文、申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晝厭草惟夭、則春象也至人與天地合德燕居時具有春華秋實之象、所謂氣

備四時者已於此徵其概 燕居只是家食時休息緇帷之林出遊舞雩川上皆休閒時事燕居聖道之竅中申夭夭無不豫之色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於是乎信矣

三月不知肉味

只是心契聖德遐想至治從容守追慕不已常如洋洋在耳味為之忘因史記增樂之遂說到聲律度數去夫子有舜之遇豈不能為韶且在齊安所得太常之器而日習之耶

飯疏食章

多淺看義深看道又不好明添遂使人日尋孔顏樂處

毫無著落不知樂義二字明見孟子仁義並根於心如其義雖貧自得非其義富貴何為何書道理便淺　聖人之樂與貧富無關固是第如此何必作疏水及富貴等語聖人即身示人正要人於境遇中識得義字說理過深轉落魔障　如浮雲但作薄字看不論易過不易過

夫子為衛君乎

就左傳史記觀之當日齊為衛君者也晉不為衛君者也其在內惟孔悝之母不為衛君

執禮

常所執持者當古時有此名目如儀禮曲禮之類若一

切朝庭大典制儒者固當心究視日用常行可緩教先所急耳或引記執禮者詔之周官凡射事執其禮事則非此章之義

怪力亂神

怪但指木石禽魚類非是反常為怪抱柱明信臨喪而歌同人道於馬牛皆怪也力是羿奡及南宮長萬之類若戰陣之勇未嘗不貴治亂倚伏正士大夫所究心亂謂如君臣之獄父子之爭及禽獸行大背倫紀者神是降莘實沉臺駘為崇之類若造化之迹幽明之故不輕語非不語

約而為泰

書言泰不同、有指侈敉言、有以寬大言泰字先看懷彼約者假之何為本局促故作寬大與上二項同為習偽、去泰保泰皆是亂說

互鄉

鄉之命名、必有所自、互之云者、其地交錯縈會、五方雜處為市井囂塵之地、如後人所云互市、鄭說言語自專不達時宜以明難與言則可、未能解互鄉、相傳今沛縣合鄉城即古互鄉、合之義正如互

孔子退二句

進退解多未明、此非司敗來見孔子、乃孔子往見司敗巫馬期陳人、意子介之見、或令與謁進見時期俟於外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況言之不合既出期將隨行司敗欲有言特揖之入、期進而子登車矣、説司敗來見子、則升堂行禮與坐、子退入何處置司敗何地、期固在聖門、又須司敗揖進乎、論無一是矣、

君取於吳三句

爲字去聲爲同姓、連下五字讀若屬上句、則爲司敗語、爲字平聲、失注諱字意、

以能問於節

能不能就別人看、巳不知、餘亦然、 上四句是無伐善無施勞下一句、便見不遷怒不貳過不校則怒盡釋、安有遷過方向歸豈至貳

成於樂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聲律身度，須處處見此意。若八音、十二律干戚之屬，儒生輕易不與，必待此而成，聊明其理而已。　行中采齊趨中肆夏，此類皆天子之事。

民可使由章

人同此性，豈有可使不可使之分。教思無窮，亦必不存可使不可使之見，而由則可，知則不可，質不能遷化德不能便新，非不使而不可自君。此見化成之難，而終欲使知此心不能自已耳　不可使為斯民嘆，又為斯民憐聽之不忍迫之不能，終盡吾使之之心，竭吾使之之力以徐俟之，即堯舜猶病，王者必世而後仁之理，如云。

不強其所不可、或更涉權術、似民不可令知、總非聖人心事

天下有道則見二句

承上危邦二句來、不入不居、容有邦可居可入、天下無道則到處危亂、無邦可擇、只有隱耳、有道句帶言、與通論出處不同　下節明其素志、邦有道以貧賤為恥、豈天下有道而不見邪、無道以富貴為恥、豈天下無道而不隱非、又從天下轉到邦、

學如不及章

人所以孜孜求及者、恐失之也、亦惟恐失、不勝求及、及則不失矣、如不及者、其心之迫於前、非真不及也、非真

不及可無恐失猶恐失者萬不敢以及自信也聖人為學者加倍形容如字猶字串講合講神理始出

大哉堯之章

巍巍貼天不貼堯蕩蕩貼堯不貼民巍蕩注皆言其廣遠無能名亦是莫名其廣遠說到深微轉隔壁民字包一切　蕩蕩無名猶天何言哉巍巍成功二句時行而物生也

禹吾無間然矣

不說禹無間然說禹吾無間然以注非議字為間正解堯舜人無非議至禹便妄言德衰子謂如禹自吾觀之不見有可非議處隨舉下文明之以此為專論禹德者

似未得聖意、　注解隙字推原禹所以無間意一串而解間既為間隙又為非間義却兩岐後人生出謹小慎微議論下文每句上一截可言下一截包括朝廟上下則非微小矣

大哉孔子二句

孔子之大非其所知只就本文說博學亦與他處不同謂名由學來學一事成一名博者甚少獨孔子無所不學此可名彼又可名無學一定亦無名一成此之謂博此之謂大二句只一意與下節聞人譽已語一直無惜意

子聞之節

固是自承以謙觀謂門弟子句則有不欲學者務博之意猶君子不多之為子貢曉也

子絕四節

自然絕自然毋方是聖人　必與固頗難分晰大約必專進取固堅不為一適一莫

固天縱之節

聖無不通本末一貫子貢却看作兩截又字另從聖轉出其意仍不欲抹却多能盖猶未到一貫地位不然則直云聖豈事多能一語了然下節夫子不更道君子不多矣　多能在聖人自亦天縱然不便子貢口中說碍夫子謙受且與鄙事不合

夫子循循節

博一步濶一步約一層密一層其中具有次第善誘不但循博約之序　泥高堅前後求道則拘由未博仰鑽瞻忽之不定則岐由不約博約學夫子所以誘文禮則其事於我至要者云文所以博禮所以約不是語氣　禮字說向外仍是文

語之而不惰章

就當下說終日欣聽無倦心解而欲行也

法語之言章

法語巽言者誰即末句之吾也聖人要人改過向善法巽兼用多少期望多少揣量而改繹者少卒窮於術無

可施是以嘆耳作君友進言大概語末句便無着

知者不憂三句

知仁勇各自為說則各自為學衆所為序先如知者再如仁者勇者則序顯然君子道者三言道中庸三者言入德均與此不同 三者舉為學榜樣不是為本人論通說始見學之序

賓退節

夫子攝上擯並於君召時受命故入廟相禮并送賓皆于事此復命之根君使上擯送賓門外躬送於大門內俟賓去上擯復始退此君之敬為紓之之根 紓君敬非但愛君不使過勞禮必有終賓不顧為賓之禮俟不

顧而退為君之禮據禮文以復見賓主於禮兩盡為大
子為擯之禮

紅紫不以句

說文紅帛赤色也以赤加白為紅廣雅縓謂之紅爾雅
所云一染即今之淺絳禮書丙辛合而成紅紅者赤白
之雜丁壬合而成紫紫者赤黑之雜

食不厭精

孔子曰五變入臼米出甲謂磑之為糲米也舂之則粺
米也哺之則鑿米也蓾之則毇米也又導擇之暘唾之
則為晶光雖出緯書可當食精一則義疏

膾不厭細

注、麤則能害人、不必泥軒截皆大可食、况膾為生食、有葱薤醯醢以制之、則害氣已除、麤亦何害、惟膾之義取會不細、則雖聶而切之、不能會聚而疏散、失其為膾、不食猶觚不觚之意耳、

肉雖多

內則、羹食自諸侯而下至於庶人無等、即饗食之禮、若家食當無多肉、鄉飲酒禮有無筭爵、鄭注賓主燕禮爵行無數、醉而出也、亦非謂量之洪、　李安溪所謂體而折俎謂之大烹、饗以實豆至於百、亦指饗食言

食不語

禮、小飯而亟之、注、備見問食、非或有問、不容不答、然穿

速於食不遽答此亦不語之證

鄉人儺

尊王制妥神靈盡人知之疫當外逐儺入懼而內奔故

故立而禦之阼階用東方生氣勝之

問人於他邦節

主人送之門再拜使者逡巡却避不答拜其至他邦他

邦人拜迎拜受書承其命之辱歸亦拜送及使者復命

主人亦拜受送出門外慰勞之亦拜使者均不再拜為

人使不當其禮

式負版者

固是重民數然經書中言式非敬老則尊賢版者名數

有年之老則父兄也有人之賢則師友也推說於式字較有根據　者字不得遺却受於司寇而獻之君人微而職重遣拜送至拜受重其事并重其人或說即夫子爲魯司寇時事

有盛饌節

坊記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没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不親饋則不拜而食然此但變色而作不云拜則仍敬主人盛饌非敬主人之親饋集注不從孔氏因有見

山梁雌雉節

時即知幾其神應舉而舉應集而集云天機自然不知

所以然，說入神化，反失審機之理。　子路因子之嘆欲驗鳥之知時，故色加之，以觀其舉與否，而鳥已見機而作，凡鳥欲食，常引吭三嗅，此特寫其作之之狀耳。

先進章

文治至周而極，夫子所心慕，憲章文武，表其文也。文不在茲，承其文也。文者經曲等殺律度之自然，非外飾之具，質存其中，中為之則，所以稱盛，必補出兼質得中，已將文質劃看，先於文有不足意，此後世文質之論，日以紛起也。先進極文，謂之野人，病其拘謹耳。後進並非文，謂之君子，習為浮華耳。夫子從先進，即從周，豈一從其文，一從其文質得中哉。

從我於陳蔡者節

是陳蔡之地，非陳蔡之國，是時蔡遷久矣。陳蔡去魯遠，孔子五十七歲適陳，五十九去適衛，六十復至陳，六十二自陳遷蔡，六十四往返於蔡葉，始由衛還魯，為時又最久，顏從者日夕相親，忽其在客中間絕糧，特在陳一時一事耳，大文無絕糧，及當厄字，追憶不專與難往來陳蔡，非不見楚之令尹葉公，而不得君相之知道路所遇，沮溺之流，又皆異志，所與同心如父子者，止從我諸人，得不追憶。

冉伯牛

伯牛事不多見，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

言語宰我子貢

言語當如孟子以辭命言。應對諸侯。古人所重。非尋常出話也。

孝哉閔子騫

此句不妨即作夫子語。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子言惟季次未嘗仕於家臣。季次公晳哀之字也。師於弟不稱字。何必然。

閔子侍側章

二節皆記者言及門如此英才。子不勝樂。遭際不齊。諸人中由獨遇難。未免神傷。子樂及門俱樂。予傷及門亦傷。蓋師弟同此情耳。若由也不得死。或子嘗以戒由。不

料其言之應，因此歸各行行，則子亦何取而樂。

師也辟

荀子，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此等子張亦惡之。

回也其庶章

此章參差羅紋格，賜不受命二句，對屢空，億則屢中，對其庶，回自近道，賜推測而知，時亦合道，屢中在理說，不講到料事，不然，全涉賤之微，貴貴之微賤，端木氏一貨殖傳人物矣。

子路問聞章

善事盛舉，人人當為，而無人責以必為，須請命父兄，以

定行止、弟事事待稟、又恐所當為、以無人責、錯過追悔不及、故告之不同若義理、無必當請命而行　子路非不稟父兄、一時仁心義氣激發、惟恐或後、便不暇退思、即所行是、父兄不責備、已有專擅之失、

有社稷焉

有社稷、即有鎮撫匡扶之責、費為季氏宗邑、內寧外禦所謂社稷賴之、但以治人事神對舉、義容未盡、

攝乎大國之間

千乘已是大國、又有視此加富強者、且不一國、介乎其間、每有舉動、遣使來問、遺書相責、士氣為奪、民情為搖、一攝字已藏有勇知方對面、

加之以師旅

不時有師旅之役、或禦敵、或討叛、或會伐、或救援、皆是、竟說成敵師環攻、圍城坐困、眼前應禦不暇、安能俟為之三年、加之因之、與攝乎一例、皆極言其勢之難為、加非大國兵加之、加年歲洊飢、因亦不定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

且知方也

方、其義也、知方、即知義、

如其禮樂二句

足民後自有教、然此處君子已隱注公西氏、故下承問即以非曰能之辭、願學者學為君子、學為禮樂也、禮樂

在主治者說不在民說足民為經野事禮樂是廟廷事下節無一語涉百姓節性防淫非此處所言禮樂成人章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為切證　上可使足民不云可使民足與可使為宰一例

鼓瑟希

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檀弓於弟子每言予之琴點之鼓瑟子當先有命

冠者二句

何以言童冠意從點學如子夏之門人小子

安見方六七十三句

語氣但對千乘說約在千男間為邦一耳　先王封建

尚有三十里二十里之小國由分國之外有奇零地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居然成國或慶有加或爵有削故伯而減子男而增不必定符原數然舉證已非要義若春秋時併吞削弱盛衰無常焉得據以為說

子張問明章

只講譖愬易惑能不為惑畢竟譖誰愬誰不行俱無著落不知蓋為任人者言親敬之人知之有素任其如何用譖指他之短如何用愬激我之怒而所親所敬信其必無禮待如故此之謂不行　問明未問遠遠即明之極因張務遠敎以不蔽於近反以次段作主矣

必不得已二節

出甲有定數軍賦有常供此國之大信就見民見食書死以守不叓集丁衆蒐軍實重累於下則民心固必無坐視其上危亡者不得已所處確當如是何必全看輕死字

片言

玩注人信服之及外注見信於人忠信明决不平明决折獄之本忠信折獄之本下節引證子路平日忠信非證明决

居之無倦二句

不但行無倦居已然不但居以忠行亦然居之即行之之事行之即居之之心

君子成人句

君子有成人之力、存成人之心、人人望君子成、然惟人之美始成、須對下句看。人之美、非惟君子看得必成之、始美、若巳是美、又待成耶。

夫達也者節

達者行之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義爲一節要字、好字尤重、下二句完足上句。質直不是誠、誠則巳包義在內、更無不好義、質直便有過之理、質直對下色字、義對仁、好對取、察言二句對居之不疑、兩節相爲反正。在家只是家食、猶問行章言州里、指家庭則有昇紛、慮下句難通。

色取二句

居之不疑統在色取內故掩其行違一時看不出假仁所以致聞行違究無在而可安得言達兩節仁義錯舉理則一

樊遲從遊句

以觀物化暢天機藏脩游息古人無之非學云游不忘學看游淺與學已成兩事遲之問蓋是平日蓄之已深或從游時有所感觸下文云云要與舞雩絕不相關特為遲紀問之時與地耳

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時講謂此時已忘其為問仁不知子夏疑知之妨仁正

刻刻不忘問仁、特子合仁知言之、子夏認專言知、遂單述問知耳

赦小過二句

小過可貰、為告於大夫而請之君、賢才、小者引以自助、大者薦之朝、私家之宰、無專赦之理、又豈有拔擢權耶、

言之必可二句

解作一直而下、似言即名字、無所苟、再醒二必字、細玩全章君子於其言、與君子於其所不知、遙對、見正名非徒如由之野、不免於苟、

襁負其子

說文、襁負兒衣、張華博物志、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

二、以約小兒於背非繩索之謂、

魯衛之政節

魯政勝齊衛政近魯、其先與周公本兄弟、方策具存、同於不得人舉孔子五十六歲適衛五十七始去適宋陳五十九復適衛六十歲去適陳六十四自楚反衛凡在衛四年始歸魯其用衛之心、固不下於魯、寄心擊磬夫豈徒哉、謂慨其衰亂如兄弟然、語近淺薄、豈出聖人下章美公子荊國有人焉、庶矣之嘆、勢復可乘、周公康叔之治、不難於復、此再下章又有苟有用我之思也

庶矣哉

周禮土國用人節注、平地多人、疏謂若衛國之類、衛固

平土亦由靈公未叛晉之先無大兵革得以生聚然果為士為農各歸其業雖庶不見其庶民不敢聚固有勢可乘而閑民無執事之多幾有人滿之患夫子之嘆不是專美其盛也

既富矣節

保民義甚正大云教以保富則視富重教之分量轉隘矣慮未易教故先富之未富有教富豈不加使民有恆產有恆心聖人容保無疆之意也

何晏也

說文晏天清也小爾雅晏陽也如淳漢書注晏晏而溫淮南子繆稱䁥目知晏陰諧知雨亦謂晏為陽古人朝

在質明其退亦晏所謂大夫夙退也晏猶俗言日頭老高故訝其遲作向夕昏黑解失之矣

葉公問政章

葉在今河南南陽府如字一不讀薛左傳成十五年許畏鄭楚遷許於葉其患未已轉遷於夷葉仍入楚昭十二年楚平王復封陳蔡許許仍居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之蔽也土不可易乃遷許於析葉復入楚以封葉公襄十八年晉伐許次於棫林又伐許次於函氏此許即葉也皆在邑北境　近悅遠來雖大概言以楚時勢論之則近莫如陳蔡許遠為鄭楚不得鄭不能爭伯於中國葉地在方城外為楚邊邑以子高重望居之欲衛

近而招遠也、子之荅固非漫然、

吾黨有直躬者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請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

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一父

而載取名焉、蓋即此事而行之

硜硜然句

謹飭之至、寧似硜硜小人、不敢學大人之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恐畫虎不成也、就其人心口說作斷語、下文接

不去、

東里

鄭有南里東里中分里襄二十八年楚伐鄭入南里哀二十七年知伯伐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襄九年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里杜注鄭城中里名東里不見於傳列子有爾澤多賢東里多才語

彼哉彼哉

其人無大可議亦無實在勝人處且蓋棺論定生存安料其後故沉吟反覆於其人有未可遽定者彼哉四字神理如此聖人口中說不得外之子西兩夫子後

子路問成人章

若字直貫下如此之質加如此之功為舉示之辭即下節然字也作效法解如武仲之知其又足效耶　成人

道自當然在今未可概責非謂可不然也不必泥古之成人來較理不分古今武仲等何嘗非今人

晉文公章

譎正之辨不專數大事見傳者仲父有天下才觀其書治內治外猶原本周官存太公遺法桓委任不疑以致伯太佐不及仲示禮示信苟取一時內外無所設施正譎皆在政治規模上見就二君心術素行言無勝負可分

豈若匹夫節

祗自完一身存亡不繫世之輕重就功能及人與否較不在義上辨

公叔文子之臣

儀禮注、私人家臣、已自謁除、疏云、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徒以補任之、蓋若漢公府辟召矣、僎始由公叔自除也、

可以為文矣

古無兩字謚、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易名、君謂之貞惠文子、其後止稱文子、則仍一字謚、所云貞惠文、蓋將於三字擇一、非均以為謚也、然其定謚文、不過以修班制睦四鄰於文、未稱於文子、疑未盡、因時人有述其升僎一事、子特表出之、以為國家議謚、當得實、且從其重也、

驥不稱其章

為驥勉為稱驥者言俱可要識如何是德馬亦儘有調良不足力亦何分其為驥蓋不踶齧不踐踏仁也忠於其主生死可托義也不欺群不爭棧豆禮也能知水道擇主而事知也見用即能立功見棄不悲伏櫪庶幾得良馬比君子之意　均是馬而稱驥即驥便是稱

仲叔圉三句

天下無無道之君用人各當其道者大文亦無靈公能用人字仲叔等非賢臣衛事不可謂治無道之人哉於內寵不顧外患一派昏戾之氣於國事委之臣下全昧經理賴天幸宗廟之靈三臣在職知君亾臣及盡心所

事又其才恰當賓客治不致如齊頃之笑客宗廟治不致如夔子之不祀軍旅治不致如鄭文惡高克之棄師所以國得保全算是靈公能得人一節好處一涉贊美碍上文無道矣

子貢方人

好以己去品第人之高下勿誤認已與人較

公伯寮愬節

愬子路謂搆致其師欲張公室不利於季氏惑志大有疑於子也撼子路因以撼夫子議論尚寬　檀弓子服伯子注仲孫蔑之元孫

衛靈公問陳章

俎豆云云、非遜辭以對、靈公以鄟澤之盟受捘手之辱、結連齊魯與晉爲難、子以衛累世從晉會盟事大所以保國、晉雖失道、衛非其敵、廢俎豆而事軍旅、祇取禍耳、不對之對、所以爲衛謀者深矣、如靈公不聽何哉、

子路慍見

爲子慍、非爲己慍

賜也汝以章

章内兩予字最要、即身示人、要其體認所學、參孚章言道體、此爲學之方、兩一字不同、

無爲而治章

上二句懸想贊嘆、夫何爲哉、申無爲、恭己句、如云治而

巳矣恭已無為之本勿夾在口氣中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困問行此緣蠻陌州里字傳會子張少孔子四十六歲當阨陳蔡時才十餘歲耳

子張書諸紳

隨在有見與上節無分貼定佩服聖教便不混 書是丹黃玉藻士紳長三尺廣二寸

工欲善其二句

利古本作厲見梅福傳所引子語利是用力字非罷利也仁賢資我之器事友為利其器

行夏之時

唐虞亦建寅何獨夏自漢太和後無不建寅豈為行夏時蓋夏按時立政著有時儆小正行者依夏每月所行行之此亦注意也下法殷周亦舉二端示例不專講輅冕

躬自厚章

責人恐致怨躬不厚於人何涉此為專責人不責己者言責人為善亦君子用心然自見先盡則推己待人人亦諒之不然則所令反其所好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為不恕之甚怨之叢耳　責是人己俱應盡事善責其成惡責其改無說始備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三如之何一樣人不自商度何從代商度與法語章辭同義別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字先看好禮行非恐義過徑直而加以節文盖禮緣義起有是義即當有是禮禮行而義益昭行與出不同行是明其理出是見諸事孫乃從容以權其宜稱云恐失之乖戾亦淺信不對虛偽言義而兼禮孫安有尚虛偽之理只是事事實心實力更無一毫有欠耳

有一言章

行者身行之身即已人為身之對終身不離人已之接

以身行實以心行於施驗行於欲驗心子貢求之言即知於恕未得

吾之於人節

人即斯民誰即人之分吾亦在斯民中意却對三代於對行毀譽亦虛說證實得如有二句

耕也二句

二句言君子於道理見得明幷世事看得徹　學也證謀道之人非正講謀道如謀食亦不但耕

君子憂道句

從上直下君子惟謀道憂未至貧豈所憂哉憂貧不用呆破

動之不以禮二句

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則禮宜如齊之以禮之禮屬導民說又云不以禮為學問氣稟之小疵則仍就自己說并未善為小節之忽竊謂不如專主注前解

昔者先王三句

注分三層實只二層頭層權重先王所命次層且字振起是字證實為其在邦域中故維諸侯不臣附庸錫命所有與他附庸不同非社稷臣而何只是不可伐不當伐不必伐意非所重

今夫顓臾

與今不取今字同此從上昔者轉出下對後世子孫

生而知之章

生知學知一聖一賢兩者字見成舉示重在困學一正一反語氣顯然以生知作頭學知困學兩次字類看非善體大文者　民斯為下是懵然無知不說到行昇污

齊景公有馬章

景公底須夷齊載夷齊兄弟不離景公利其兄莊公之死更不討賊聖心所不滿或亦有之

不學詩無以言

以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側看言是辭命如赤與賓客言之言若言行之言似不必定學詩

孔子曰諾

諾是應聲下方為言四字連讀從旁人聽得與曾子曰唯一例不入口氣說

吾其為東周乎

興道東方似無意豐鎬議論便室碍盖東周周公所營布治於四方者為東周法周公也即平日夢見之意

恭則不侮

不侮屬人說下數句一例非恭者不侮人之謂

孺悲欲見二句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而此記其欲見孔子辭以疾盖先承命問禮孔子不敢不敬答

其人恃有君命不虛心受教兼有挾貴而問之意故其後自欲見而拒之不在於有介紹無介紹

將命者出三句

不言門言户辭病則當居內其人俟命門外欲使知非病取瑟示無故不撤之意歌則更無不鬬古人字字有意

近之則不孫二句

女子小人不能不養養之不外近遠而非不孫即怨所謂養之之難則所以使無不孫不怨者固有道矣非酌量於不近不遠間也

微子去之節

微子抱器歸周面縛銜璧其妄不足辨即存宗社遯荒野亦不謂然紂雖亡國君何忍即謂其亡代商者存殷祀與否未卜況紂有子在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豈必待已而存乃受封國之受於先王者而去則已之宗社先亡矣至吾家髦遯於荒乃指老成遯去設微子自逃荒野紂其聽之乎然則詔王子出迪亦出之國耳微子義不忍去紂以其諫之數又地之逼不容一日留之於朝微子不得不之國去豈其志哉箕子紂不聽去安得去至受囚奴之辱恐彰君過被髮為狂示應得者其佯狂當在為奴後不然非求免禍又不能感君佯狂何意比干亦非以死諫死由紂耳三人同此忠君之心一去一

奴一死皆非本願亦豈有擇未可以形迹之異論也、

四體不勤二句

無見人盡責以力田之理初遇亦何緣有梧隱意以方不勤不分是愿遑問行路淺說自合

長沮桀溺耦而耕

北方耩車之法置斗藏種以牛駕之且行且搖種乃隨下南方無一邊犂一邊種者耰為覆種似不當與耕為一時事蓋耕對耰言為稱統言田事一耕括之此耦耕即躬耕之謂賓則兩人當時皆是耰故下云耰而不輟也說文耰本从木作櫌磨田器淮南子氾論訓耰耡注耰椓塊椎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孟子播種而耰之是

也莊子深其耕而熟耰之注耰耡也大抵即耒耜之屬而異其名孟子以鐵耕乎注鐵耜屬分言則耕與耰異合言則耰即是耕　周禮疏兩人耕謂之耦說文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匠人注二耜為耦至詩十千維耦鄭箋又云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三當二之誤然此以約容二人計筭非相人耦之耦

滔滔者二句

向解此句多止言天下之亂忘却問津滔滔與是字皆無着子路問津處在今裕州葉縣閒農作之時春雨過多黃城山水東流而下田水歸之舊津巳斷恐改渡別處故遣子路問是知津矣非不告以渡處謂出遊巳久

豈不知此時津路情狀乎及問桀溺則言茫茫徧是大水往來阻絕津渡誰人敢設無可去處且不特此今時勢概如是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也顯諷夫子答問津意亦在其內

逸民章

七人中如柳下惠未嘗隱且夫子何獨謂虞仲夷逸為隱居放言諸人皆有濟世之才其逸天逸之人逸之等於齊民故民之以下則各論其行事有可有不可概舉生平非即以為逸民實迹

謂柳下惠節

較夷齊似降辱言中倫行中慮則身志自在謂人生只

消如斯不必過峻厲故戎齋自戎齋逮連自惠連其斯而已矣非鄙薄語

孟莊子之孝章

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頴達曰孟氏家臣司徒敬子禀承主人之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之餘即此一事見其能承先德用舊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下有五大夫司空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魯臧氏世為司寇此或復舊制以孟氏世為司空者統之周制士師隸於司寇得使陽膚為之顧棟高言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疑陽與孟同族故虎遂而屬用

內編上終